

陈可非 / 著

• 人间四月文丛 •

斑马线

陈可非



 昆仑出版社

斑 马 线

陈可非 著



昆 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斑马线 / 陈可非著. —北京: 昆仑出版社, 2002.9

ISBN 7-80040-647-4

I. 斑...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1475 号

书 名: 斑马线 (人间四月文丛)

作 者: 陈可非

责任编辑: 王增祺

装帧设计: 十亩工作室

责任校对: 刘晓京

出版发行: 昆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62183683

E-mail: 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文化局灵山红旗印刷厂

开 本: A5

字 数: 187 千字

印 张: 6.5

插 页: 1

印 数: 7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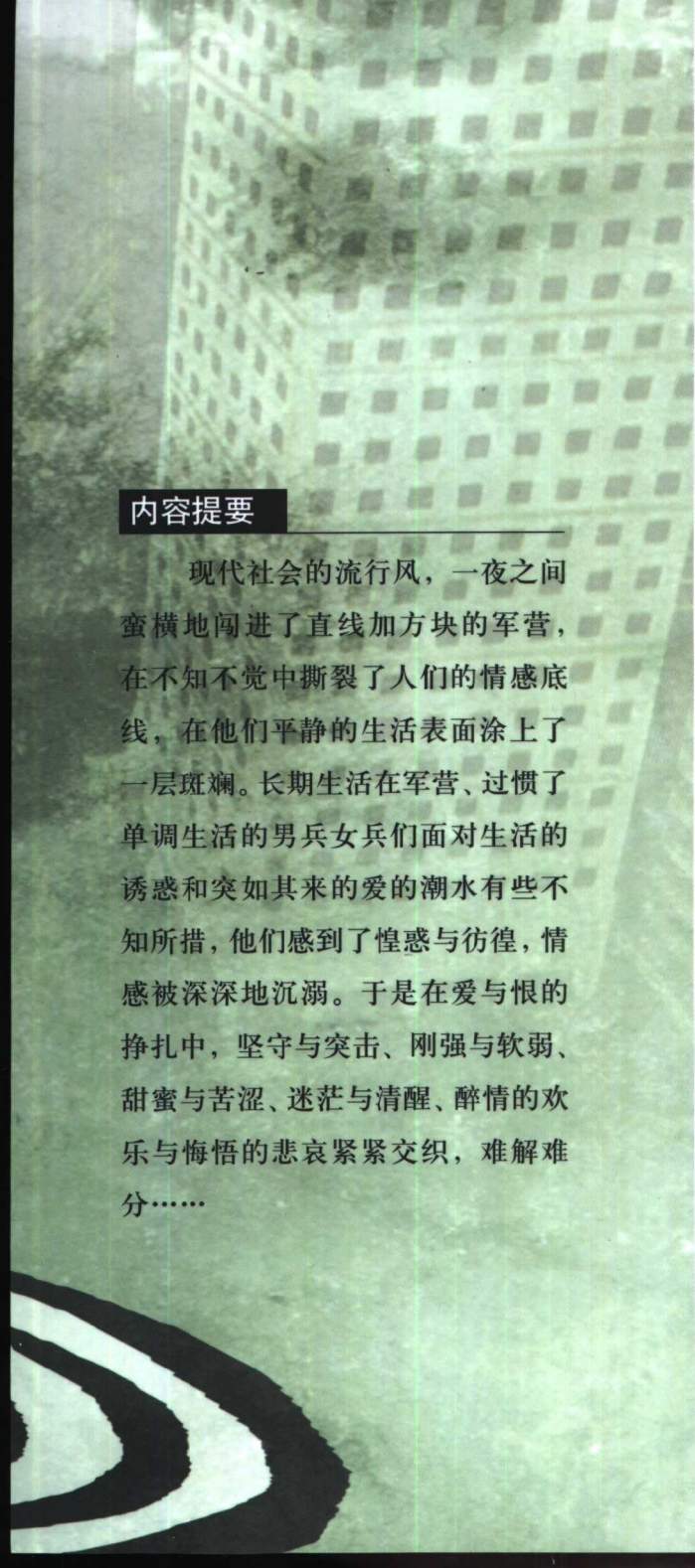
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40-647-4/I·482

定 价: 13.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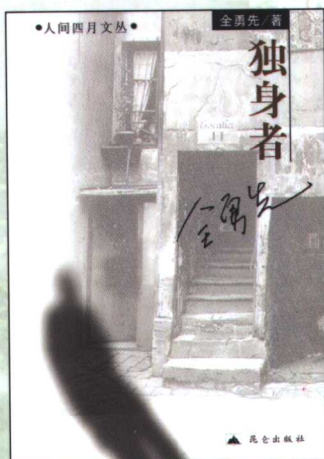
内容提要

现代社会的流行风，一夜之间蛮横地闯进了直线加方块的军营，在不知不觉中撕裂了人们的情感底线，在他们平静的生活表面涂上了一层斑斓。长期生活在军营、过惯了单调生活的男兵女兵们面对生活的诱惑和突如其来的爱的潮水有些不知所措，他们感到了惶惑与彷徨，情感被深深地沉溺。于是在爱与恨的挣扎中，坚守与突击、刚强与软弱、甜蜜与苦涩、迷茫与清醒、醉情的欢乐与悔悟的悲哀紧紧交织，难解难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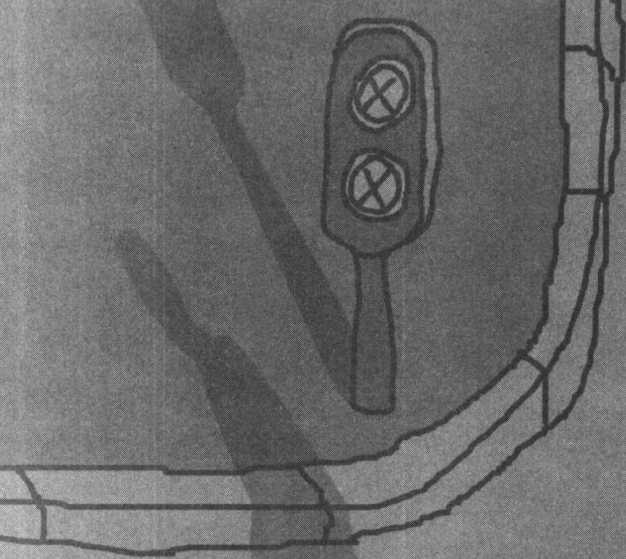
• 人间四月文丛 •

《独身者》——全勇先 / 著



《别这样》——宋毓建 / 著





陈可非

作者简介



陈可非，本名陈涌，

1964年仲秋落生于湖北保康县马桥口，

1981年隆冬从军，

五年后始习文学并有作品发表，现字计
60余万，且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均有
涉猎。

自1991年起，致力《火箭兵报》文艺副
刊编辑至今。

大风过，雪花落，
阳雀子吵着要公婆，
唱着一首喳喳曲儿，
一头钻进茅草窝。
阳雀子阳雀子听我说：
山下有个金窝窝，
翻座山，过道河，
太阳下山再歇脚，
那里就是金窝窝。
阳雀子抬头看天天，
日头已到山脚脚，
大风吹来雪花落。

——童谣《雪花落》

1

近些日子里，牛时代总在不由自主地思考着这个问题：没经历过战火的军人，就像没生育过孩子的妇女，留下的定将是终生的缺憾。而他，注定就是这种遗憾终生的人了。

想到这里他倒有些理解林俊了，他操纵的那些近似实战的演习，不正是他寻找军人感觉的一种有效途径嘛。他虽然吃了败仗，败得有些惨不忍睹，但他却败得有几分军人气概，这种感觉我牛时代又如何能找得到呢？

如此说来自己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失败者，一个畏惧失败的失败者，一个不曾尝试过失败的失败者，一个不知为何而失败的失败者。而最大的失败又恰恰来自情感深处，那个最令人疼痛的部位，这是他最不可想象也是最不愿接受的结果。但现实与想象的差距实在太太大，失去姚远已是不可避免的现实，是通过怎样的想象都无法挽回的，这一点牛时代不承认也得承认了。

如果把自己比喻成一只脆弱的小鸟，那么姚远就是他寻找归依的那棵大树。如今这棵大树在风中动摇了，细嫩的枝杈已被折断，粗壮的主干业已根松干斜，他这只受伤的鸟儿将在何处得到安身？

想到这里，他又在心底憎恨着林俊，痛恨他走进了姚远的心里，把自己原本平静的生活给搅乱了。感情就像是一缸水啊，舀一瓢就会少一瓢，将这一瓢给了瓜，那么豆子就自然少了，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姚远和自己的感情之水不就是这样一瓢一瓢地被舀掉了嘛。

他知道跟姚远的一切都已成为过去，剩余的就只是一点形式了，但他却不敢设想如果他的生活中没有姚远那将是什么样子。

现实的皮鞭狠狠地抽打着牛时代，每一鞭子下去，都仿佛抽在了心上，让他的灵魂为之一颤。但牛时代是个不容易被屈服的人，一次次的煎熬过后，他的心又逐渐恢复了平静，一转眼好像变成了一个局外人，一个远离现实的圣人。这就是牛时代的过人之处，他那五彩斑斓的想象往往会插上一对翅膀，飞到现实的笼子之外。他的心中依然埋藏着一泓炽热的情感之水，而那一泓感情之水也依然为姚远而预备着，虽然姚远已不可能接纳，但牛时代还在等待着奇迹将在他生命的某一天发生。

生活是不容设想而只需面对的，因为一切都是自己的选择，理当无怨无悔。

牛时代在极度困惑和茫然无措之间翻来覆去，有些像被山雨淋湿的雏鸡，那些漂亮的羽毛，在大雨浸透之后，仿佛再也显示不出光泽了。然而就在牛时代找不到一丝生活亮点的时候，一个馅饼却从天上掉了下来，正好砸在了他的头上。由于林俊演习失败被撤掉处长职务，牛时代被确定为作训处长的最佳人选。一些乐于打抱不平的人都说了，牛时代的好日子终于到来了。可谁能料想得到，牛时代竟然选择了拒绝。这个令人费解的选择，让所有关心他的人为他失望，替他惋惜，骂他荒唐。没有人能读懂牛时代的心，这一点他没寄予丝毫希望，于是，他所能回报的也就只能是淡淡地一笑了。

也许这就是牛时代，也只有牛时代才能做出这样的选择。人们实在不明白牛时代想干什么。

牛时代脑瓜子里真的就只有一根筋。他只懂得旱地里种薯、水田里插秧，他不具备开拓性思维，也不想难为自己。于是就这样选择了，同时还拿出一副无怨无悔的样子。

牛时代谢绝上级让他出任作训处长的消息在基地大院一传出，有人就说了，老实巴交的牛参谋也玩起酷来了。

2

我真的在玩酷吗？牛时代也这样问着自己。

处长不当，中校还是照常晋升了。

那一天，牛时代刚刚晋升中校军衔，肩章还是找人借的，那是因为要去城里办事，给财务处叶处长的孩子联系转学事宜，觉着戴个中校的牌子说话硬气些，一大早找司务长领取肩章，司务长处正好缺校官军衔，于是找一个老乡借了一副，不想在等班车进城时，人堆里冒出个女中尉，那是演出队的女高音乔娜，一个从不知分寸的大龄女青年。她扒开人群冲着牛时代就过来了：牛中校，好酷啊！

牛时代本身就厌恶她，再听她这么一叫，一肚子火就冲到头上来了，要是牛时代过去的性子，不接她个满脸开花那就不姓牛了。可是，牛时代还是把火气压了下来，没必要跟一个“小妖精”治气，这种人你别理她就是对她最好的还击，于是捏紧的拳头又慢慢松开。

鬼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这么一下，人们见到牛时代就不叫他的名字了，也不叫他牛参谋，张口闭口都叫“酷”，这里有玩笑的成分，有的也不免带些讥笑，弄得牛时代心里颇不是滋味。

这是怎么啦？难道自己的做法真的怪异得让人不可理解，难道在这种时代就必须要选择得到？牛时代自己最清楚，他的这种选择一点也不意味着他有多么高尚的风格，而只是他愿意这样选择罢了，去当那个处长，去接林俊的班，他咋想咋别扭。不理解就不理解吧，人人都理解了就不是我牛时代了。想到这里，牛时代自己笑了起来。

牛时代耿耿于怀的还是那个酷字，我牛时代果真酷吗？他偷偷翻开《英汉词典》去一点一点地对照，在第 93 页，他终于找到了

COOL 这个词条。上面有两种解释。第一条就是“凉的，凉快的”。这也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爽，引申为爽快，这一点他做到了，因为他为人诚实，从不拐弯抹角，更不暗箭伤人，谁求他的事，只要办得到，他都会痛快地答应。有时虽然为难了自己，但也是竭尽全力去做，就是要讨个别人满意。如果不是这样，他也走不到今天。比如那次去一个哨所连队，看到那艰苦的条件着实让他心里难过，就斗着胆子要给连队买一套文体器材，当场让司务长算账，司务长一算整整三千元，牛时代没说二话，一个星期后把钱带到了连队。虽然就牛时代目前这个职务，批钱的事跟他没半点联系，但是他做到了，首先做通了处长的工作，又让处长去打动了部长，他不能糊弄连队，连队把球桌、球拍买回来后，还联名给牛时代写了信，向他表了决心和谢意，牛时代把那信悄悄地压在柜子底下，什么话也没说。

他往下看，词典上写着“头脑冷静，抑制住情感，不激动”。这一点应该说牛时代也做到了。自从调到处里工作以后，他真遇到了不少事情。比如当时有人就以为他要竞争处长位置，写了他的匿名信，告他跟某女干部有勾搭，虽然没说出什么真凭实据，却是以党员的名义做担保。这一下，部长找他谈了话，他显得很冷静，要求组织认真调查核实，组织果真调查，结果纯属乌有，返回来又调查那写信的人，牛时代出来说话了，说没那个必要，别让人家太难堪。部长听了他的话很激动，从此认准他是个好同志。

再往下看，牛时代有些糊涂了。因为那解释与前面的截然不同。“厚颜的，无耻的……”看到这里牛时代不禁自个在肚子里咕咕地笑了起来。是啊，事情看怎么看，看站在哪个角度看，这边看是爽快的、冷静的，从那方面看也许是老谋深算，或许是厚颜无耻。况且厚颜无耻的事谁不曾干过？跟姚远结婚前，去了趟岳母家，岳父岳母出去走亲戚了，牛时代就死皮赖脸地把姚远的衣服给脱了，正在脱内裤时，听见有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牛时代一个箭步冲上去抓住姚远的一条新裙子就往她身上套。岳父岳母进来见状大为恼火，牛时代还厚颜无耻地骗他们说，给姚远试新裙子呢。这样，岳父岳母的脸上才多云转晴，弄得后来提到这件事姚远就臭骂他。每次骂他，他都一

脸得意的笑，说幸亏他反应敏捷，否则天机必然泄露。

再往下看时，牛时代就轻松了。“凉快的地方，凉快的空气。”是啊，人的心境就应该像一个凉快的地方拥有凉快的空气。否则，不平衡的事就多了，麻烦也就大了。这么多年在机关工作，从中尉熬到中校，处长换了一茬又一茬，自己总是在配合别人，自己干工作，玩命往别人脸上贴金，但自己还是心甘情愿地去干了，没想那么多，他觉得这就叫“凉快的地方，凉快的空气”，有了这样的地方，有了这样的空气，还有什么困难不能解决？

牛时代一页页地解读着，仿佛在解读自己的人生。面对第二种解释，他就越发心爽气顺了。“冷却，变凉或平静下来”。牛时代感到了一种责任，自己拥有了凉快的地方那是不够的，还应让别人冷却，变凉，让他们也平静下来。这一点牛时代觉得做得很不够。过去，他总是按照父亲传给他的那个老观点，“各人自扫门前雪，别管他人瓦上霜”，别人需要帮助的他去帮忙，别人心里想着什么，他却不管，他对自己过去的观点产生了疑虑，这样对吗，这是什么样的人生观和处世哲学？

这是一次最为简单的学习，牛时代没有正式上过大学，在中学时学的那点英语早已下了干饭，后来在院校补习时又没补英语课，多少年他没有接触过整个的英语单词，这样一来却让他有些爱不释手了。在过去学习英语的时候，旗子就是旗子，汽车就是汽车，这回可不一样，一个单词，竟然讲出了那么多的所以然，他有些敬畏起来，手里握着的这个鲜红的词典逐渐有了汗渍，于是自言自语起来：好家伙，这里面学问大着呢！

他一手拿着词典一手慢慢地在空中画着圆圈。心里想，如果我有儿子，我一定要他认真地学习英语，成为一个语言专家。

牛屎蛋是牛时代的本名，拥有今天这个非常前卫的名字，还得感谢他的启蒙老师，一个清华大学毕业的省城某报主编，一个贬到乡下教书的右派分子。

牛时代出生的那天，天空朗朗无云，突然，后山崖一块巨石滚落下来，堕入谷底，这叫“崩岩”。那个巨石非常古怪，两根长约二丈的石条如同人伸出的食指和中指，中间夹着的圆石有热气球那么大，仿佛随时都有脱落的危险。但是几百年过去了，崖头上发生过无数次崩岩，它却纹丝不动，这次却在无雷无雨，风和日丽中滚落下来，一路在坡上留下了深深的沟壑。住在崖侧的柳老太突然从病榻上立起身来，嘴里叨咕一句，谁家要生了？快去打听打听。柳老太的儿子感到奇怪，崩岩与生养有何种联系？同时也为老母几年卧床不起，突然坐了起来感到震惊。柳老太向愣着的儿子挥一挥手：快去打听，然后把剪刀、麻布给我收拾收拾，我要接生。

您都三年没接过了。

去，快去。柳老太挥着干枯的手，显得异常坚决。

儿子回来，打听到是下坡牛二家女人即将临盆，柳老太让儿子叫来隔壁的王三，卸下一块门板将她抬上，径直去了牛家。

牛家正为找不到接生婆而跑前跑后呢。这时，柳老太一骨碌从门板上爬起来，冲进房屋，不一会，一声婴儿的啼哭就传来了。牛二慢慢蹭过去，柳奶奶，你说崖上崩岩崖下生孩子，这是啥征兆？柳老太说：福啊，贵啊，大福大贵，这崖沟要出息人了。牛二掩不住一脸的喜悅，随即请柳老太给犬子起个名字。柳老太沉思片刻，慢声细语地

说，就这么办吧，你是牛姓，你娃儿又需要脏字避邪，就干脆叫牛屎蛋儿吧。

牛屎蛋儿，就是牛屙的那种粪蛋。牛二不解。

就是那个屎蛋。柳老太重复着。

牛二一生大字不识一筐，只好依了柳老太。等着牛屎蛋上学报名时，却遇上了那个右派老师，老师姓高名节，觉得牛屎蛋这名字太伤大雅，于是自作主张为牛屎蛋更名，为谐音方便，几经琢磨，改为牛时代，当地人说话喜好儿化音，所以外人和文盲们并听不出有啥区别，牛屎蛋儿也好，牛时代儿也好，谁也没去理会，反正大伙理解的意思还是牛屎蛋儿。

上小学的时候，牛时代就很得宠，首先就是那位高老师，老师认为他很聪明，是乡下孩子中出类拔萃的，自己的儿子也带在乡下叫高风，他就让高风和牛时代经常窝在一个床上睡觉，上完课还亲手弄饭给他们吃，牛时代时常把高老师那高大而微驼的肩背误认为自己的父亲。静下来时他也想，要是真有这么个父亲有多好。不过他又想了，现在的他更好，因为高老师经常跟高风动武，打得他一天不回来吃饭，还得他帮忙到处找，而高老师却从未动过自己一指头，那就是因为不是他的儿子。正因为不是他的儿子，就更应学会顺从，乖巧，从而好讨些便宜。

后来牛时代依依惜别了高老师父子，一个人到了更远的一所学校上了初中，以后就很少见到高老师了，等他上初三时，县里来了政策，听父亲牛二说，高老师父子调走了，又回到了省城，从此便音讯全无了。

后来牛时代一想念高老师，嘴里就不停地念叨着自己的名字，从中感悟高老师的品格，每到这时，他就看到了高老师那父亲般亲切的眼睛。

父亲在牛时代的心目中能留下的东西太少了，远不如高老师一个举动一个眼神。在他的心目中，父亲就是一头老牛，起来就去田里耕种，累了就回到屋子仰头大睡，渴了就趴在河沟里喝几口凉水，其余仿佛什么都不知道。他还亲眼看见过父亲吃草。有一次在山坡上耕种

的时候，在一片斜坡上，他看见父亲眼睛一亮，因为眼前发现了一畦绿汪汪的草，父亲几乎是扑过去的，一把一把将那草尖抽了出来，一口一口咽下去。由于狼吞虎咽，父亲的脖子一鼓一鼓地作响，酷似一头饥饿的老牛。不一会儿，父亲的嘴角两边就流出了浓浓的绿汁，像挂在嘴边的两条毛毛虫。他常听父亲咕哝，你是柳老太接生的，那婆婆神着呢！她说过你有大福大贵的。过去听起来不以为然，后来牛时代肚子里揣了点墨水，就有些不耐烦了，别听那老太婆瞎叨叨，装神弄鬼的。

不能说的。父亲每次都显得很严肃，你看，你现在不正在慢慢出息嘛。

这时，牛时代才突然记起来了，自己真是全村子里惟一个考上县中的人，这一点值得父亲骄傲。但是这种希望和骄傲的梦不久就破灭了。

高考完毕，牛时代已经有了思想准备。第二天一大早，牛时代就起了床，他把老屋的前前后后认真地看了又看，并拿出了自己的修缮方案，等太阳一露头，他就捏着“三斤半”准备下地去。这时父亲突然从茅房里闪出来挡住了他：你先别去，牛才种地。

牛时代站在那儿半天没动，他第一次认真地打量着父亲，从他那粗壮的骨骼里感受到了一丝细微。父亲显然有些激动，以致脸上那几块伤疤显得格外鲜红。

一个多月里，牛二坚持不让儿子下地，使牛时代感到一种莫名的彷徨，大学考不上，这是他自己早已认定的，可父亲哪里会知道。一天早晨，牛时代起得床来，母亲就说，你爹也不下地，老早起来就不见人影了。

是不是去王三叔家了？牛时代随便应付着再也没有当回事。

等到了晚上，牛时代听见田头有哭声，又看见一个黑影蜷成一团，他从没听过这种如牛叫的啼哭，慌忙过去才认出是父亲。他有些惊慌了，他从未听见父亲哭过，他以为父亲是个无感情、无泪腺的人呢，所以对这种声音非常陌生。要说听过，也只是在秋后的屠牛场上，一头头辛劳了一辈子的老牛就是发出这么一声沉闷的哀叫之后，

悲壮地倒下的。

这下牛时代明白过来，知道父亲这一天去干了什么，他是到镇上去看榜文，在那里没有找到他儿子的名字。牛时代没有去劝他，第一次感到有些无地自容，倒是母亲来把父亲背回了家。那一次父亲病了三天，三天三夜颗粒未进，牛时代从这三天三夜里感到了父亲沉重的心跳。

第四天早上起来，牛二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几天的病把他拖得有些精瘦了，眼窝深深地陷了下去，仿佛藏着许多哲学思想。他郑重地对牛时代说：屎蛋儿，跟我去种地吧，谁让我们祖宗姓牛呢？

每每想到这里，牛时代就会产生一种莫名的自卑和来自骨髓的神伤，尤其在出身干部家庭的老婆面前更不能有半点张狂。

姚远年少时随父母远征在军营，因此得名姚远，表达了父母思念故乡的心情。姚远的父亲也算得上是个没有官运的人，本来处长的命令都下了，可是却飞来横祸。营区五十里开外住着一个兄弟部队，由于管理不善油库突然起火。上级速命姚处长所在的单位去救援，电话打到该部，正巧老姚值班，老姚又正巧拉肚子蹲在厕所里，上级找不到值班员非常生气，一查是老姚值班，决定推迟下达处长命令。这一推，老姚也没了信心，本来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却找到了自己的头上，老姚心想，这辈子看来是与官无缘，于是决定转业回乡，而后又把女儿送入了军校，延续着他的军人梦。

牛时代认识姚远是经人介绍的。牛时代的一个老同乡在老姚手下干过，也认识姚远，老姚就把姚远的婚事托给了他，他就干脆把姚远介绍给了牛时代。这下正中牛时代的心意，牛时代自从提干以后，最大的愿望就是要找一个女军官做压寨夫人，还没见着人就欣然同意了。

约定时间见面。老同乡给牛时代进行了一番周密的策划，营区内没有公园，场坪上倒是有个亭子和一个鱼塘，在那里见面显然太惹眼，不利于交流，老同乡干脆托人弄了两张影剧院的票，一人一张，让他们自己在影剧院会合。

姚远当时刚从学院毕业，还挂着红红的学员牌，手里拿着这张票根本不知道是会对象用的。她一想，自己刚分来就出去看戏有些不合